

文化中国行

‘纸说’不只说纸

用海派文化勾勒申城新春风景



马上评

海派非遗的海派传承

朱光

剪纸,是非遗项目中,风格最为多姿多类别之一。仅根据不同所在地命名的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剪纸,就不低于60项,在灯彩、糖画乃至陶艺等民间艺术项目中,也有剪纸艺术的手法与痕迹。其中,海派剪纸2007年进入上海市非遗名录,2008年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。剪纸,更是新春时期广受欢迎的民间艺术,透过镂空,看得到春光。

海派剪纸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而海派文化又是上海文化的独有特色。海派剪纸最为自成一格的就是与现代生活相结合,总是能融入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美好新生活。不像其他地区的剪纸,总是“固定”展现当地原有的传统风格,色彩浓烈的始终浓烈,风格淡雅的保持淡雅……海派文化就是这样海纳百川,始终流动。这也与二代传承相关,当前的年轻人乐于提炼剪纸元素并融入跨界创作之中。李诗忆也是去年和今年的豫园灯会的主要设计师之一。她把剪纸乃至民间艺术带入到灯会中各种灯彩的造型设计之中,故而对光的运用,考虑得比其他同行更多更精准……

海派剪纸的传承方式也是如此海派——形式多样不拘泥于传统形制,反而追求作品乃至传承方式的突破创新,又不离基本元素,这也正如上海城市文化的新春剪影。

一月“春风”似剪刀

李诗忆的父亲李守白也是国家级非遗“海派剪纸”传承人,同时是上海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,他还是“纸说”的策展人。当李诗忆随父亲勘察展馆场地时,发现有一处特别通透的空间,阳光映射到这一区域后,内里物件的影子还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。她想到了光与影的灵动,风对光的塑造。

因而,她选用了镭射纸这一会反射光线的材质,以传统剪纸语汇,剪出各色蝴蝶——蝴蝶正是剪纸入门造型。然后,她把7或8只纸蝴蝶连成一串,以11串一列、5串一行的方阵规格,悬挂在有光的地方。于是,剪纸,不再仅仅是用剪刀在纸张上镂空的艺术,而是以风为剪刀、以光为纸的创作。被风吹动的闪光蝴蝶,会再次形成新的折射,特别斑斓……

这一创意十足如“棱镜”一般的《灵·境》显示出海派剪纸的特质——基于传统文化根基的同时,变化多端,艺术多元。

十米长卷绘童谣

纸质装置艺术,在该展的中心位置上还有一件——悬在空中的是根据李守白剪纸作品《百年上海·剪绘申韵》制作的十米长纸雕,“塑造”了上海城市天际线和风光。平铺在长桌上,与悬挂着

的纸雕同长的另一幅十米长卷,是由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18个孩子一起创作的撕纸作品。孩子们撕纸的模仿作品,正是李守白荣获中国民间艺术政府最高奖——第十四届山花奖的剪纸作品《上海童谣》。这幅作品汇聚了“笃笃笃,卖糖粥,三斤核桃四斤壳”等多首脍炙人口的上海童谣,并把童谣里描绘的孩子们玩乐的画面剪成一幅长卷。李守白介绍道:“撕纸与剪纸不同,撕纸可以撕得更为夸张有趣,因此可以称之为新创作品。”展出同时,一旁还有让剪纸《上海童谣》动起来的动画短片,并配上了声情并茂的童稚之音,形成一个“三位一体”的装置艺术作品,更为主题凸显且生动立体。

这件作品的意义,还在于传承。海派剪纸,不仅仅是李守白和李诗忆父女之间两代人的传承,还是李守白以纸为媒介,跨界向更多青少年传递纸艺魅力的实践。

两件作品很环保

《百年上海·剪绘申韵》纸雕版,是以瓦楞纸为材料——这就为快递外包装箱找到焕然一新的艺术化用途,也是艺术家对于当前社会环保问题的思考。李守白说:“艺术家要做的就是看见与发现,发现司空见惯的东西的新用途。”

董慧的作品《灵蛇戏春》也是先以AI设计好图样,修缮掉逻辑偏差的部分,再以瓦楞纸剪、雕、刻出层层叠叠、晕染过的绿树红花,包裹其中的则是一条蓝黄色颇为可爱的蛇。整幅作品再镶以金色边框,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质感……

李守白补充道:“‘纸说’既是普通话中‘纸说’的本意,也是上海话里‘只讲’此事之意——只讲纸,但又不止于纸。” 本报记者 朱光



▶▼《灵·境》



「纸说」——纸媒介艺术展



《上海童谣》

上海积极探索古旧书业发展路径——

让旧书交到更多朋友

“旧书业是旧而久、小而专的行业,它是文化、是历史、是社会生活,去旧书店‘如见故人’。”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彭卫国是旧书店的常客,他对旧书店充满了感情。在昨天上海图书馆举行的2025“旧书新知·书香上海”专题研讨会上,他提出,读过的、从家里拿出来才能称得上“旧书”,因而每一本“旧书”都有故事。

淘书香

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,上海逐渐成为全国主要的古旧书集散地之一。鼎盛时有250多个摊位的文庙旧书市集,留存许多爱书人的记忆里。1993年6月,华东地区首家书刊交易市场在文庙开业。如何更好地发展旧书业,如何让新书旧书在市场上共同繁荣?2022年,上海

图书公司在上海书展设立以古旧书刊销售为核心的“淘书乐”专区,受到读者的关注。2023年,上海图书公司开启了“走出去办旧书市集”的新征程。当年9月,首季“淘书乐”旧书市集在苏州河畔樱花谷举办(见左图 记者 王凯 摄),10月、11月又接连举办了第二、三季,备受读者欢迎。2024年,“淘书乐”旧书市集2.0版本在全市铺开,创新推出了“书香巴士”“书香游轮”“钢琴巴士”“阅游苏河”人文行走等特别策划,通过多样化的形式,将“淘书乐”的旧书书香散播至读者群体中。“淘书乐”旧书市集的做法已经引起许多古旧书业同行的关注。塞纳河边的旧书摊、东京的神保町,每每让爱书人在旧书的森林里迷失,而上海,也有自己的旧书交易点。

数据显示,上海的旧书店摊位点有159个,如何发挥好旧书在文化建设中的正向作用,加强管理支持和培训工作,让旧书有依托,新书才有根基。

觅良策

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会长李爽提到,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近期将推出下列举措:成立古旧书业工作委员会,联系上海从事古旧书相关工作的会员单位,开展符合本专业需要的业务活动,促进古旧书市场的健康发展;评选“旧书新知 上海市特色旧书店”,在充分调查、评估的基础上评出若干特色旧书店并授牌;建立古旧图书业务专家库,聘请多位具有丰富的学术成就、专业水准的资深专家、学者,为古旧书业健康发展献计献策、保驾护航。

华师大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提出,旧书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关键是如何吸引年轻人。“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旧书店,哪怕不买,感受一下气氛也好,网上买书和在书店里转一圈闻闻旧书的的味道,感受不一样。”

孔夫子旧书网总经理孙雨田提供了几个宝贵的数据:“孔夫子网在高峰期每天有1万人注册,且30%店家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。”“年轻人”这个话题也让上海博古斋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晓明有了感慨,“书虽然是旧的,但价值是新的人赋予的。旧书里可以看到新的认知,年轻人买书的价值观与我们不一样。但凡他们认为漂亮的、美的旧书,他们就愿意出高价。”比如,1928年出版的邵洵美诗集《花一般的罪恶》,算不上古籍珍本,但这本让人第一眼就觉得“很美”的旧书最后落锤近30万元。

民营复旦旧书店延续了无数读书人的温暖记忆,经历了几次搬迁,复旦旧书店终于安定下来,负责人张强认为,一本书的价值不仅是纸张文字,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,复旦旧书店会一直秉承“为书找读者,为读者找书”的宗旨。

朱自清在他的《谈旧书》一文中曾说过“旧书如友,新书如客”。旧书,也需要寻找“新”的朋友。

本报记者 徐翌晟

